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七十二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二十四

刺史一百六十

九州之長

曲禮鄭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選侯之賢者為之牧十有三牧

漢官解詁云京

畿十有三牧

銀印青綬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綬和元年改刺史為牧銀印青綬

銅

印墨綬

晉百官表云

刺史漢官也

銅

位居牧伯

漢公卿表云今

刺史居牧伯之位

位下大夫

漢書朱博傳云哀帝初何武為大司空與丞相翟方進共

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位下大夫而臨二

千石輕重不相準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博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

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

州牧秩真二十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

史如分刺諸州

後漢書百官志云秦有監察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

常官

分部督察

漢官解

訓導諸侯

國語云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導諸侯

者案注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或曰督察郡國書

國子諸侯之子欲使訓導諸侯子也補

朱博傳刺舉州事應劭漢官書郡州境丹陽記漢承秦

見上刺舉州事儀云云

帝元封五年始置天王所使交州記云刺者言其判舉

刺史盡部州境

之所奉詔條察漢書百官公長一州周禮太宰職云一

使也注云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案賈公彥疏

注云牧以地得民者謂畿外八州之中州別立一州

曰一曰牧以地得民者謂畿外八州之中州別立一州

牧使侯伯有功德者為之使統領二百一十國以阜兆

有一州土地集安萬民故云牧以地得民也補

阜兆

民尚書周官以倡秉一州之統漢書朱博處方伯之任

九牧阜成兆民

王隱晉書曰山濤為冀州刺史處方伯之任案晉書山

濤傳曰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

北堂書鈔

二

失權臣意出為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
推轂濟既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
時人懷慕尚位次九卿漢書朱博所察六條漢書百官
風俗頗革補位次九卿傳云見上所察六條漢書百官
曰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
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
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
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
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
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祆祥訛言四條二千
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
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
行貨賂割監察郡縣糾遏非常黃恭交州記云秦兼天
損政令補監察郡縣糾遏非常下改牧為郡監察郡縣
糾遏詣京奏事續漢書百官志云建武十八年復為刺
非常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

尉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師奏事中興但因計吏皆有從事史假佐補

乘驛奏事

應劭漢官儀未詳

三年入奏事

王隱晉書云大康三年罷刺史將軍官刺

史依漢制三年一入奏事

九歲為守相

漢書朱博傳見上

賜三公服

後漢書曰郭賀

字喬卿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志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至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補賜

高山冠

會稽先賢傳詔賜交州刺史某高山冠絳三石擁節臨難授命立功討賊以報上心

賈充

假羽葆

晉書曰賈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

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為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

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馬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

結婚太子不頓

杜預給追鋒

王晉書云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

追鋒車第二駙馬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有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傳

車駟駕

謝漢書曰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

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案先時交趾屯兵及有司舉賈琮為刺史即移書告示使其安資業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補法

駕駢駟

謝漢書曰李壽為青州刺史發璽書於本縣傳舍乘法駕駢駟朱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

懼悉豫棄官

還京師曲蓋蔽日

東觀漢記曰段穎起於徒中為并州刺史有功後徵還京

師頴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還本州衣繡畫行魏志

張既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使刺三河漢書田叔傳云叔少子仁

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三河還奏事稱

意都督六州晉書云庾亮遷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以能

治劇謝漢書曰李壽為青州刺史奉法督衆朝廷聞之以能治劇益州險遠以親鎮

之晉起居注云太始元年詔曰益州險遠素號難治宜以重將親鎮撫之以中郎將下邳王晃為之湘

州險固以叔父居之晉中興書譙閔王承字敬才為湘州刺史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

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劉馥可任東南魏志劉馥傳云太祖

方有素紹之難謂馥可任以賈充綏靜西夏晉書賈充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傳云武帝

詔曰侍中守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弘高遠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域外

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無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矣其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

將軍如南方稱之魏志云王基為荊州刺史明制南夏故補度整軍農兼脩學校南方稱之

悅服王隱晉書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吳人悅服稱為羊公教施

九郡王隱晉書王沈為豫州刺史乃下教曰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皆給穀

五百斛別駕主簿奉行九郡施行案王沈傳曰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

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閒家門若不教之必致遊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補

宣風萬里

晉起居注詔曰太尉將軍衛瓘忠允清識有文武之士宜令宣風萬里為青州刺史以統

戎政晉書衛瓘傳曰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論者謂瓘

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為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附懷以道德王隱晉書阮瞻遷

史懷以道德案東海王越與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生之

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

之質不開道德之風望君示以恩信晉書曰唐彬持節時以間豫周旋誨接補監幽州諸軍事領

護烏九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風化大行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補

百姓歸心魏志曰徐邈為涼州刺史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

域流通荒戎入州界寧肅百姓稱之魏書司馬朗字伯達遷兖州刺史州

貢皆邀勛也補界寧肅百姓稱之雖在軍旅恩化大行百姓樂政後漢

常惡衣惡食以儉率下補書曰謝夷吾遷荊州刺史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行部

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勅荊州

刺史入傳錄見因徒誠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馬上臨

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

三百餘事悉與上合而朝廷嘆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

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是時恩化大行百姓樂政

補獎勵風俗晉中興書云溫嶠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

稱頌獎勵州界肅清三輔決錄云蘇章字孺文為冀州

風俗補刺史每自舉正其罪州界肅清

按章為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案得其好

貨乃請太守設酒接以溫顏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

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歡飲私思也風俗
明日冀州刺史白奏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補

頗革

續漢書云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
焚骸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

堪歲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帛書以置子推之廟言
盛冬去火殘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

食於是衆人稍
解風俗頗革

為十三州最

謝承後漢書賈琮為交趾
刺史在任三年為十三州

最治為天下最

魏志梁習字子虞為并州刺史政治常
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

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布告天下預為治法
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補志

賈逵傳云逵為豫州刺史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
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預為

治得人民心復留一年續漢書云种暭為梁州刺史甚
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

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
得人心如此乃許之屬復留一年
惠愛在人留十八年

華陽

國志嚴遵為益州刺史惠愛每當遷官
吏人塞路攀轅詔遂留之居官十八年
清約率下

東觀漢記

李恂為宛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
事無所留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
清淨化人

魏書

劉震為幽州刺史清
淨儉約以禮化人
田豫清約

魏志田豫為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清約

儉素所賜皆散之
吳隱清操

晉中興書云吳隱之素清操為廣州刺史州界有水

名貪泉父老云飲此者皆使廉士變貪
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畝懷千金

若使夷齊飲終當不
易心至後清操愈厲
計日受俸

謝漢書揚秉為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

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
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不然官燭

謝後漢書巴祇為揚州刺史憤毀壞不復改
易以水滲曝用之處暝暗之中不然官燭補
後漢左雄為冀巴祇不迎妻子
州刺史見前
謝漢書云巴祇為揚州刺史在任不迎妻子

呂岱不餉妻子

吳志呂岱為交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
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案奮威將軍

張承與岱書曰昔旦黃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
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
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
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
廉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
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補
貴要託書悉投於水

華陽國志趙琰為青州刺史有貴要屬託琰於
廳事前置大器水發書悉投置水中無有所報
貴人寄

貨皆掛於壁

魏志陳泰為并州刺史懷柔夷民甚有威
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泰皆掛之於壁不

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付還之不畏彊禦謝漢書陳朔遷揚州刺史不事

上司魏志崔林為幽州刺史在官不事上司遷河間刺

階史案崔林傳魏名臣奏載侍中辛毗奏曰昔桓

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所過問

民疾苦續漢書郭伋拜并州刺史前在并州素結恩德

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

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

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甄拔

一日伋為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補甄拔

隱士

王晉書山濤見上

旌顯異行

陶氏家傳云陶清為荊州刺史旌顯所知三十餘人皆當

世異行冀州之士於是為盛

撫循羈旅

王晉書王渾督揚州諸軍處斷明允撫循羈旅勞謙接納

坐無虛席門不停賓誘納降附

晉中興書高平郅恢為雍州鎮襄陽所撫恤大

得關隴聞譽誘納降附動以千計

修鹽池家家豐足

魏志云徐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

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

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

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治芍陂官

民有畜
魏志云劉馥為揚州刺史數年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

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
門吳塘諸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補
張敞為冀州盜

賊禁止

漢書張敞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奉使典州既
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

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
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吏逐捕窮窟蹤迹皆

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
果得之殿屋重轅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

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
王遜後濁興書
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補

王遜為寧州刺史民人謁者多使作金
車永貪濁興書
刺通名妻詰之曰何先清而後濁者也

曰車永為廣州石崇積財
晉書石崇傳崇穎悟有才氣
刺史居官貪濁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

使商客致王戎治宅
晉書云王戎為荊州刺史坐遣吏
富不貲補
脩園宅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

史號曰獨坐

後漢王閔為冀州刺史閔性刻不發號曰

屠伯

晉書荀晞見前

李疇

見殺

晉書李疇為交州刺史不能王檢制鈴下慮必見殺服藥死

浚伏屍

晉書王浚字彭祖為幽州刺史諺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屍王彭祖

北堂書鈔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七十三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二十五

別駕一百六十一 治中一百六十二

主簿一百六十三 從事一百六十四

中正一百六十五

別駕一百六十一

夫別駕者顯化之鷹揚

管寧讓別駕表云夫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按魏志管寧傳詔

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為守節高乎審老疾廷頓耶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為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皁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洒手足闕于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
處別駕任當展驥足
蜀志龐統字士元魯肅遺欲必全不為守高補
先主書曰
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任居刺史半安可

非其人

庾亮集答郭豫書曰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宣王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

人緹油屏泥以章有德

漢書循吏傳云黃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

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于軾前以章有德補

車如刺史

豫章列士傳云孔恂字巨卿為別駕從事秩車前後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

同從事

應劭漢官儀云別駕秩百石同諸郡從事

宜授英儒

管寧讓別駕表文云別駕者明

使君之羽翼宜授英儒也

宜得其才

王丞相集曰別駕宜得其才其以護軍長史顧和為之榮和總

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驥驎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虱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

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王導為揚州請為別駕

補周景題輿

謝承後漢書云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

不復更辟蕃懼起視職鄧盛馳傳

王允別傳云本郡民有路佛者少無名行太守王球召補吏允

犯顏直諫怒收允欲殺之刺史聞而馳傳補為別駕從事

刺齋傳假董正

廣州先賢傳云董正

字伯和南海人也時州治蒼梧郡張使君舉正三辟不就後更辟書正難重違州意從詣州使君聞已在途命

書佐齋別駕從事假正云云

州府辟長文

晉書云王長文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

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

守不交仍舉阮宣

江氏家傳云江統字應元太傅東海人王越為兖州牧請君為別駕與君書

曰昔王子師作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又辟孔文舉貴
州人士有堪此者不君舉高平郁道徵為賢良陳留阮
宣子為直言濟北程弘叔思得袁瑋應亨與州將書云
為方正皆於時選為允

瑋以其才先主辟龐統蜀志龐統傳云諸葛亮言統於
經治亂也

為別駕呂範辟陸遜吳書曰孫權嘉陸遜功德欲殊顯
從事

州舉命乃使揚州牧乃起應召晉書鄧粲少以高潔著
呂範就辟別駕從事

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沖卑
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驕之尚公

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試失所望粲
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于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

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于物尚公等無以難
之然粲亦于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

職不聽令卧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槩以文書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于

世惶起視職

謝承後漢書周景見上

才經治亂

見上使君羽翼管寧傳見

上州之股肱

王隱晉書云王祥琅邪人也本州呂虔辟為州之股肱

委以腹心先賢

行狀云袁紹領冀州牧以審配為別駕委以腹心之任

委以州事

晉書云王祥為徐州刺史呂虔

檄為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弟覽勸之為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

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補

協和輔相

魏志王基傳云刺史王淩特表請基為別駕後召為秘書郎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淩不遣朗書劾州曰

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史

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
匡救違闕孫盛晉陽秋云唐彬為治

中別駕忠肅公亮匡救違闕盡規誨以
在朝誠亮王丞相云

治中張遜在朝在府稱職晉中興書丹陽陶回大將軍敦命為參軍轉州別駕在

府云所在任職晉中興書習鑿齒字彥威荊州刺史桓溫辟齒為別駕溫出征伐齒或從或守

器遇之在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州界

清靜王晉書王在職十年晉中興書習鑿齒見上宣化萬里庾亮集見

上以儉厲俗謝承後漢書已祇傳云祇為別駕體素清白以儉厲俗在官不迎妻子俸祿不餘

政化大行晉書王呂虔以委民事魏志云呂虔為徐州刺史請琅邪王祥為

別駕民事一先主與善談蜀志龐統見上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晉書王今君還州吾無憂矣魏志云溫恢為揚州刺史祥見上

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陳茂諫周敞不宜履險謝漢書陳茂

為別駕從事敞欲到朱崖儋耳茂諫曰不宜履險敞郭不聽涉海遇風船欲顛覆茂仗劍呵罵水神方得濟

舒諫王澄不可輕佻晉陽秋云郭舒為荊州別駕諫刺

備不虞不太祖改容魏志云太祖破袁氏冀州辟崔琰

得二十萬眾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

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

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

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

客皆伏 刺史追謝 豫章列士傳曰孔恂辟為別駕從事失色

君毀國舊制乃投傳 善於將命 晉書何攀傳王濬為益州辟攀為別駕濬謀伐

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籌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吳之策攀善

於將命帝嘉之詔口陳事機 晉書何攀見上 厲色叱左右 鄧粲攀參濬軍事補

王澄為荊州刺史民以酒 以疾辭官 魏志云兖州刺史犯澄澄怒厲色叱左右

別駕以疾辭官案魏畧載山陽單固為人有器實正始中兖州刺史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為別駕

固不樂為州吏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當仕

進是可往也固寒門解位 晉書云易雄舉孝廉為州主簿遠別駕自以寒門不宜久

處其位謝職還家後為春陵令

治中一百六十二

職在刺割

王充論衡自紀篇云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為治中村小

任大職在刺割筆札

思歷年寢廢補恐非常選

晉書庾冰表云州任實重恐非常選

日加

蜀志云先主數令彭美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美為

治中從事美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翼然自得遇滋甚補

其所拔進皆為牧守

益部耆舊傳云柳琮字伯審為治中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所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為之語曰得黃

金一筍不如柳伯審所識補

盧耽凌虛

鄧德明南康記云盧耽仕州為治中有神術能飛每夕輒

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及朝則化為白鵲至閣前迴翔欲下或以箒擲之得履一隻補文公大水部者舊傳云文公為治中時旱白刺陳禪五毒謝承後漢史云五月一日大水至及期果然陳禪五毒謝承後漢為州治中從事時刺史為人苛刻受納賄賂禪當傳梏乃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釋陰澹割耳訴枉王隱晉書云陰澹時弱冠才

主簿一百六十三

主簿書普開諸事

韋昭辨釋名云主簿者主諸簿書簿普也關普諸事也簿書必有掌者錄

書總領劉祐買書具

謝承後漢書云劉祐事郡為主簿郡常出錢付令買果實祐悉買筆

墨書具與之閭郡稱美包咸責綠樓

吳錄云包咸字子良為郡主簿太守黃君行春咸留守郡

守子緣樓探雀卵咸責之曰伯師教令無儋風俗通云朝

春月不宜破卵杖之二十郡主簿太守葛興惠風鑿齒親遇隆密晉書曰習鑿齒

恍惚稜常扶教令無儋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為從事江夏相表

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補成子聞雀鳴而笑桂陽先賢贊云成子柳中人能達鳥

曰東市輦粟覆雀音為郡主簿與衆俱坐聞雀鳴而笑往食之衆遣視信然補景仁即撫箏而歌俗說云謝景

薄在桓玄門下玄聞其善彈箏以箏令趙偉甚器之其彈之因歌秋風意氣殊遠玄甚重之陵

先賢傳云潘景為郡主黃讜其奇之謝承後漢書云包薄太守趙偉甚器之咸為吳郡主簿太

守黃讜之畢雲自効三輔決錄云畢雲為主郭舒自繫晉甚奇之薄剛直樂善每自考効書

郭舒傳云舒始為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
多義之刺史夏侯合辟為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
理含事得釋刺史宗
少鷹鷂之志
陳留耆舊傳云仇覽
岱即命為治中補

陳元者母告其子不孝覽為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時
考成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
謂覽曰聞陳元之過不罪而有老成之風
三輔決錄云
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補

主簿楊彪稱曰韋主簿
在朝正色
續漢書王元仕郡以
雖年少有老成之風
為主簿在朝正色以

生易死
謝承後漢書周嘉為太守何敞為主簿汝陽劇
賊欲殺太守嘉抱號泣之得以生易死案後漢

書周嘉傳云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
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
十里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
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

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相視舉不避讐怨退不避

親戚

績漢書王元傳云元仕郡為主簿在朝正色舉善不避讐怨退惡不避親戚

排閣入諫

謝承後漢書朱震仕為郡主簿時戶曹史袁叔穉以微過太守郭琮怒閉閣罰之衆皆悚懼震排閣直入乃前

諫曰袁史則故御史珍之孫何踰城告急

魏志龐涓傳云太守徐揖

請涓為主簿郡人黃昂反圍城涓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于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涓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城邑已陷揖死涓乃收斂楫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為掾屬補

羸服齋金賂主吏

謝承後漢書朱雋傳云雋為郡主簿太守尹端被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

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間行輕齋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判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放降免

而不知其由偽賊榮緒漢書云譙王毀服為賢親勞辱承為湘令易雄為主

亦終無所言補薄佐史逃散雄毀服為易雄對賊晉中興書曰易雄仕

僅豎從之親執勞辱雄對賊郡為主簿張昌之亂

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對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

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

賊乃舍之嗣由是尹方變姓黃義仲交廣二州記云合

獲免雄遂知名尹方變姓浦尹方為郡主簿太守有

重仇未報方乃變姓名報啄口出齒東觀漢記云須誦

之天子奇之赦而不問啄口出齒為郡主簿獲罪誅

獄引械自啄口叩頭流血廣陵列士傳云劉雋為郡主

口出齒獲免簿郡將為賊所得雋乃叩頭

流血乞拔劍厲聲陳留耆舊傳云戴斌為郡主簿送故

得也將喪歸鄉吾里人拒之斌拔劍厲

聲里人服其舉觴辭墓謝承漢書公孫瓚為郡主簿太

義乃納之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

吏下親近璣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璣具豚酒於北卽上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里人服義戴斌事咸服其義晉中興書陶侃為郡

主簿太守張夔妻病遠迎醫天正寒雪諸網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天子奇之赦而不問尹方從事憚之行衆咸服其義補

遂得免咎晉中興書陶侃為郡主簿時州遣從事案太守張夔侃謂從事曰可以禮之無吹毛求瑕

也從事從之案晉書陶侃傳曰太守張夔召侃為督郵領樞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即退補

三

十年看儒書不如詣習主簿

晉書曰習鑿齒為西曹主簿時桓溫有大志追蜀人

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紀方永
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
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
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官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
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
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
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
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
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
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
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
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
遭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
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補

從事一百六十四

丙吉為州從事

漢書丙吉為廷尉右監坐法失官為州從事又趙廣漢為州從事以廉潔通

敏下士為名績補

管輅為文學從事

管輅別傳曰冀州刺史裴徽檄召輅為文學從事一

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床在庭前樹下乃至難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為鉅鹿從事三見轉治

中四見轉為別駕補

張楊為武猛從事

典畧云張楊靈帝時為并州武猛從事

比部

官從事

謝承後漢書胡騰辟荊州部南陽從事遇孝桓帝南巡又為護駕到南陽騰自表上言乘輿所

幸便為京師

達道術

益都耆舊傳云邢顯為州從事人稱之曰行黨黨達道術邢子昇顯字子昇

武力過人

魏志張遼傳云遼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

號白

馬從事

廬江七賢傳云陳衆辟州從事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攻縣光武遣司空李通帥師擊之州

牧惶怖恐獲罪衆于是自請以恩信曉諭降之乘單車駕白馬往到賊所以義告諭臨素服名德即降服民生

立祠曰白馬從事補

不累其身

益都耆舊傳云李弘為州從事力揚雄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

疾就車

謝承後漢書朱震為郡從事震宿有疾力疾就車赴職

尚德之舉

孟嘉傳云庾亮

拔嘉為勸學從事高選儒官嘉值尚德之舉

掌洛陽官

應劭漢官儀云司隸都官從事掌洛陽中

姓子顏奇士可與計事

東觀漢記吳漢傳云漢字子顏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

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愛其才器待以賓友

晉書華譚好學

不倦爽慧有口辯為鄰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為從事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廣潔通敏

漢書

趙廣漢為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

陳事序要

謝承後漢書周樹辟為從事刺史孟觀有罪伴

樹作章陳事序要得無罪也

三府側席

鍾離意別傳云揚州刺史夏君三辟意署九江郡從事三

府側席又按夏君見意曰刺史得京師書聞從事有再令聞刺史何惜王家之爵不貢賢者乃表上尚書補

見便轉

管輅別傳見上

入辟從事

謝承後漢書周樹善能解煩釋疑入辟從事

舉姦

摘伏

蓋部耆舊傳云賀字太和州人為從事舉姦摘伏部人無怨

得其姦

續漢書橋玄為

部從事時陳相羊昌受取狼籍玄到陳案考昌得其姦臧案玄少為縣功曹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

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

為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補依法執案

長沙耆舊傳云虞之為不畏疆禦華嶠後漢書曰衛羽南陽郡從事依法執案為州從事時常侍單

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其勢大為貪放刺史第五種欲收之聞羽素抗厲乃召羽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

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于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開城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七日中起發其賊

五六十萬種即舉不發私書東觀漢記樊準為別駕從奏一州震慄補事監職公正不發私書世

稱冰解煩釋疑謝承後漢書疾惡如風謝承後漢書曰清周樹見上朱震字伯厚辟

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賊罪之數諺曰威厲冰霜長沙車如難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舊

傳讚云虞之轉部從事太守芮氏號曰卧虎陳留耆舊傳曰高慎不遵法度之乃諷諫威厲冰霜

字孝甫敦質少華口不能劇談嘿好沉深之謀為州從事號曰卧虎故人謂之巖然不語名高孝甫補當

為鷹犬

謝承後漢書云朱震為部從事時濟陰太守單匡在官放恣辟震請見曰當為鷹犬

一州

震慄

衛羽見上

京邑肅然

王隱晉書劉毅州辟為都官從事京邑肅然

百寮敬服

謝承後漢書胡騰為荊州從事萬事既辦一州肅然百寮敬服其能

萬里肅清

長沙耆舊傳云虞之

為部從事萬里肅清

中正一百六十五

銓評之職

干寶晉記云傅咸在位多執正為豫州中正云云

清定之選

湛方生讓中正

殷云清定之人總十六州中正

王隱晉書魏舒兼總十六州中正

秉一州

議

干寶晉記傅咸在位執正云云

操人主之威

劉毅論晉置九品之令為中正乃操人主之威

掌州鄉之論

傳暢自序云時請定九品以余為中正余以祖考歷代掌州鄉之論觀過黨

里應璩新語云十室稱

忠信觀過必黨里

平次人才

傳子云魏司空陳羣主九品之制置郡中

正平次人事名九品而有八損

晉書劉毅傳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置未見得

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一也駁違之論橫于州里嫌讐之隙結于大臣夫桑婁之訟禍及吳楚鬪難之變難興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二也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三也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于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

四也采譽于臺府約毀于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五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六也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損七也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汚濁損八也由此論之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不能寬大魏畧曰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一代之美制補不能寬大也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至于敎人才不能寬大然紀彈貶親貴晉書劉毅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能寬大置績補彈貶親貴年七十已告老後舉為青州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孫尹曰司徒魏舒司隸嚴詢與毅年齒相近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設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者不以為劇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為

司徒毅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遂為自
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始續補自

品編戶

孫楚集奏曰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往
代賢智以為九條此蓋記鬼錄次第耳而陳羣

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決于胸臆收才不問階次
豈賴九品而得人今可令長守為小中正各自品其編
戶也疎如馬齒應璩新論曰百部立中正九品置都士
續補

何能別義
理續補

北堂書鈔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七十四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二十六

太守上一百六十六

始皇罷侯而置守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滅六國罷侯置太守

景帝更名太

守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

年更名銀章青綬漢書百官表云太守品第銅虎竹使

符

漢書文帝紀云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注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

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

從簡易也吏民之本晉書何曾上疏曰臣聞為國者以清靜為基而百姓以良吏為本今海內虛耗

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入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

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

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吏民之本也比古國君上信

理庶績舉善黜惡

漢書解詁云太守信理庶績勸農賑貧決訟而斷辟興利除害檢察郡奸

舉善黜惡 奉宣國恩 興利除害 王隱晉書 何曾見上 得其人則可 誅討強暴

安非其人則為患

王隱晉書 何曾見上

河東股肱

漢書季布為河東太守孝文時

人有言其賢召以為御史大夫夫人又言其勇使酒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

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

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上默然汝南心腹 謝承後漢書韓崇遷

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汝南太守詔引見賜車馬劍革 河內完富 後漢書曰寇

帶上敕崇曰汝南朕之心腹也 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

馬防遏他兵勿魏郡都會 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詔 令北渡而已補魏郡都會 曰方今天下無事所重唯民

魏郡大都會也太守宜得其內史多貴史記汲黯為主

才宜以荀良為魏郡太守爵都尉丞相公

孫弘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涿郡濱近外

虜魏志曰王觀為涿郡太守時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

濱縣條為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教曰此郡

劇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為劇邪主者曰若郡為外

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為民也今郡在

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

之民乎遂言為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

而又幼弱其常山北道主人司馬彪續漢書曰鄧晨為

公心如此補

自蒯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

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乃

遣晨

歸郡

穎川

京師

蒙福

華嶠

績漢書郭伋拜穎川太守召

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

城不遠河潤九里懷印綬漢書曰朱買臣為會稽太守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

郡邸者寄居飯食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

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

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

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

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

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擁轡蓋後漢書與服

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補志云二千石

皆皂蓋朱兩轡補案景帝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

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令長吏二千石車

朱兩轡千石至六百起徒為二千石漢書韓安國字長孺

百石朱左轡附起徒為二千石拜為梁內史起徒中

為二起小吏為太守魏志曰公孫度起玄菟於家受詔

漢書龔舍傳云哀帝遣使者拜舍為泰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公庭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

病不就府

司馬彪續漢書云王良遷沛郡太守

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

兄弟繼踵

漢書曰馮立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

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民歌之曰大馮

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父子同拜漢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父子同拜

離

事云蔣滿為上黨太守長子滿為北地都尉次子輔為安定太守滿與萬俱知名並見徵用時徵為二千石者

十三人俱引見萬退却不敢與父並詔遣問謁者曰何以不齊左右曰此乃父子也宣帝歎息曰乃父子剖符

耶即先詔曰上黨太守滿經行篤著信行山東其以滿為淮陽王相誨導東藩弘農股肱郡其以萬為弘農太

守父子同日拜於前上甚嘉之補

兩子夾河

漢書杜周為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

夾河為郡守家

八男典郡

東觀漢記云馮勤曾祖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生八男皆

典郡趙魏開之

無屬刺史乘傳奏事

漢書曰京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

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補隨

路所經聽採風俗

謝承後漢書高弘遷琅邪太守將到官隨路所經聽採風俗

便道

之官

漢書龔舍見上

迎者如雲

華陽國志云張翕子端方察孝廉起家拜越雋太守迎者如雲

下車表行義

東觀漢記韓稜遷南陽太守下車云云

下車擢賢俊

東觀漢記張酺為東

郡太守下車擢賢俊擊豪

宗表異行

華嶠後漢書邳惲拜長沙太守崇教

化表為周璆置榻

謝承後漢書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

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

有素行者皆見擢用

謝承後漢書曰

張霸為會稽太守甚有名稱其餘有素行者皆見擢用

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書聲

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

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戰捐我予盜

賊盡吏孝子順孫隨時慰勉

魏志杜畿傳云畿為河東太守是時天下郡縣皆殘

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

辭訟有相告者畿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

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

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

復其徭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雞豚

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

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顯孝悌後漢書曰

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補

顯孝悌

何敞遷汝

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

縣顯孝弟有義行者及舉寃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

行喪服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置立禮官不舉孝順

魏志

杜畿仁愛好教化漢書文翁傳云翁為蜀郡太守仁愛見上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

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修禮樂教授續漢書曰有

才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修禮樂教授

冠恂為潁

川太守誅討賊盜政教施行郡中無事修禮樂教授

案恂為汝南太守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

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脩鄉校教脩庠序之教

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補

華嶠後漢書曰衛諷遷桂陽太守下車脩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暮年間邦俗從化補行喪娶之

禮漢書曰韓延壽為潁川太守脩學校教誘後進興書為吏民行喪娶之禮百姓遵用其教

云孔行為廣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行不形於色雖郡隣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庠序大

興魏志牽招出為鴈門太守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教授數年中庠序大興案郡所治廣武

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返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附修

學校晉書曰李重為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校表薦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

補開學業晉書曰虞溥遷鄱陽太守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為條制於是至者七百

補餘人不以戎務廢業晉中興書孔衍見上親自執經教授魏志杜畿見上

欲民善射

韓子云李悝為魏文侯上地守欲民善射乃下令云民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狗中之者

勝不中者負民皆習射日夜不休伐竹為矢續漢書寇

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也補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為百姓

興利

漢書曰召信臣遷南陽太守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內太守

制移居之法

魏志云鄭渾為上黨太守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

溫信者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整陌樹桑果魏畧顏

令由是民安于農而盜賊止息補北太守到官乃令屬益樹五果魏志云鄭渾為山陽魏

縣整阡陌樹桑果益樹五果郡太守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課民

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補

畜牛

魏志杜畿見上

造作木排鑄為農器

謝承後漢書杜詩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

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木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

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于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補教民種榆書

龔遂為渤海太守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瓠五母難吏民皆富實獄訟

止息教民牛耕華嶠後漢書任延傳云延拜九真太守民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嘗告羅交

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民紡績東觀漢記云崔寔為

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足教民紡績云崔寔為

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紡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

為作紡績織絰練緼之具以勸民農桑漢書龔遂見上修起無

教之而民得以免其寒苦也

廢

後漢書曰王景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嘗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

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

為作法制皆開通溝瀆漢書召信臣遷南陽太守開通著于鄉亭補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閘凡數十處以

廣溉灌民作方梁石洫後漢書曰鮑昱拜汝南太守郡多得其利作方梁石洫後漢書曰鮑昱拜汝南太守郡多

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興鴻陂陂續漢書鄧晨傳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補興鴻陂陂云晨為汝南太

守興鴻陂陂數千頃田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行他郡案鴻陂陂名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關東水陂

溢為害翟方進為立新豐塘晉中興書曰張敬續出補丞相奏罷之附立新豐塘晉中興書曰張敬續出補

九千開兩江溉萬頃風俗通云秦昭王使陳永為蜀興四尺開兩江溉萬頃郡太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興

陂遏開稻田

魏志云鄭渾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飢乏渾於蕭湘二縣界興

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濇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

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田歲增租斷太壽水身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補

自負土

魏志夏侯惇領陳留太守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

其躬率吏民以填金隄

漢書王尊遷東郡太守久之河

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堤

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

稍却迴

廣拓土田郡內殷足

謝承後漢書杜詩見上

勸種稻田民

賴其利

魏志夏侯惇見上

吏不煩民民不求利

魏畧曰顏斐字文林為京兆太

守到官是時人多無車牛斐課人間月取車材使轉相

教作車又課民無牛者命畜猪貴時賣以買牛始人以

為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吏不煩民民不求利

遷為平原太守吏人啼哭遮道車馬不得前十餘日乃

出平均徭賦華嶠後漢書曰張英遷武威太守平均徭賦勤課農桑清已平賦魏畧

曰孟康正始中出為弘農太守康到官清已平賦省息

獄訟緣民所欲而利之郡領吏三百餘人涉春遣休常

四分造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勅

卒行各持錄所在自刈馬草不止傳傳露宿樹下補

撫卹貧弱續漢書陳俊為琅邪太守撫卹開倉賑民後漢書云

第五訪遷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

救其弊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

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賑民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補開倉賑給晉書云鄭

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

有此比者皆遇吏如弟華嶠後漢書馬援為隴西太守遇長吏如兄弟委以任之遇

民如子華嶠後漢書劉寬為南陽太守遇民如子未嘗疾言遽色蒲鞭示恥後漢書

為南陽太守與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嘗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

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補案異苑云崔景貢守昌平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則又加寬一等矣

恕而後行魏志袁渙見上掾吏有過閉閣自責謝承後漢書曰嚴州遷潁川太

守掾吏有過輒閉閣自責吏有陰過長假還家謝承後漢書沈豐為零陵太守吏有陰過

長假還家
民常詞訟為陳大義魏志杜畿見上摘發姦邪詞訟立決

謝承後漢書曰黃香為魏郡太守摘發姦邪立決詞訟案香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

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人耕種時

被水年飢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繫囚千數于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荒民獲全補

一時論決魏志云陳矯為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

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補囚至詰之莫敢匿詐

魏志宋華遷陳郡太守有繫囚多所連及囚至詰之皆不敢匿詐王經不發私書世說云王

經為江夏太守郢都不顧妻子漢書云郢都拜濟南太守至則誅矚氏首惡餘皆股

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補美行愛之如骨肉無義

憎之如仇讐

華嶠後漢書孔奮傳云奮為武都太守云

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讐郡中稱為清平補

振厲威風

謝承漢書王暢拜南陽太守下車振厲威風

稱其威信

漢書馮野

竝為池陽令竝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被襦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千金罪收捕並不收吏都格殺之竝家上書陳冤事下廷尉尉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補吏畏其威後漢書朱暉傳云暉遷臨淮太守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

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彊旁郡畏如
直自遂南陽朱李吏畏其威人懷其惠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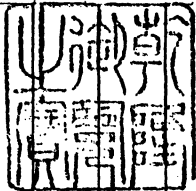
大府

漢書云邳都見上

威名流於匈奴

漢書云趙廣漢拜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

橫恣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
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慄奸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
告許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
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補



北堂書鈔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北堂書鈔卷七十五至

詳校官中書_臣金應琦

員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_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_臣苗序洙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七十五

唐虞世南撰

明陳禹謨補註

設官部二十七

太守中一百六十六

御衆之才

後漢書寇恂傳曰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定光武

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

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冠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為河撥煩之才謝承後漢書謝夷吾遷鉅鹿太守補撥煩之才守臨發上賜車馬劍革帶勅曰鉅鹿劇郡難治以君有撥煩之才衆事皆辦蜀志云諸葛亮領蜀故特授任當如刺史勿毀前政焉郡太守衆恒得宿辦晉書曰陳頽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事皆辦恒得宿辦之選腹心之吏為荊州參軍若有調發動靜馳白故恒得宿辦陶侃征還頽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為能表為冀州刺史補善作條教晉書鄭袤傳云時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袤在廣平明法令謝承後以德化為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補明法令漢書曰李膺出補蜀郡太守脩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朝廷舉能理劇轉

烏桓校尉補

奉律令

漢書云朱博為琅邪太守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

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

申明賞罰

華嶠後漢書廉范為武原太守下車申明賞罰誅鋤姦猾表用

良令行禁止

續漢書曰耿純為東郡太守在郡四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

賞罰得實

漢書趙典為魏郡太守教令嚴明賞罰得實

善惡立斷

後漢書樊昱好申韓太守政嚴猛好申韓

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日以付樊公涼

州為之歌曰游子嘗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

遭值

殺伐立威

漢書陳咸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鄭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鄭

璩為漢陽以嚴刻見稱

東觀漢記鄭璩為漢陽太守以嚴刻見稱鄧道為馮

翊豪彊所病

謝承後漢書鄧道出為馮翊太守摧折豪

彊

漢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豪強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

抑挫權

右

魏志倉慈還燉煌太守到郡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

姦黨散落

漢書趙廣漢見前

盜賊不發

漢書趙廣漢見前

盜賊不入界

續漢書寇恂為潁川太守盜賊不敢入界

姦人莫敢入界

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

非常吏輒聞知

涼州曰乳虎

東觀漢記樊煜見上

吏民號卧虎

益部

姦人莫敢入界

當官明亮德教多奇

謝漢書董春為廬江

太守吏民號之曰卧虎

太守當官明亮德教多奇民吏稱之雅正矯俗以禮導下

又云陳蕃為豫章太守雅正矯

俗以禮導下 案藩為豫章太守性
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補 簡除煩苛 後漢書

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
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補省息

魏畧云孟康為慎刑重殺愛民養化 謝承後漢書曰沈
弘農太守見前慎刑重殺愛民養化 豐為零陵太守為

政慎刑重殺愛民養化罪法辭訟初不歷獄嫌疑不決
一斷於口鞭杖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

奇謀異畧輒為談述曰太守所不 清簡無欲 王晉書李
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瑞芝生補 重見前

歲餘不出 漢書韓延壽為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
不肯出行縣掾吏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

農五日一聽事 華嶠後漢書宋均為九江太守五日一
聽事冬以日終夏以平旦時多虎均曰

夫虎豹在山龜鼃在泉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
獸江北之雞豚也數為民害咎在貪殘令退檻穽進忠

良虎遂東渡江補

雖有職務好學不倦

王晉書石崇為陽城太守討吳有功封安陽鄉

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

朝省官事晝誦經典

謝後漢書高

守朝省官事

晝則遊獵夜誦詩書

晉書云曹志遷章武趙郡太守雖累任郡

職不以政事為意晝則遊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審其量也

補為政修理清淨

不煩

續漢書第五倫遷會稽太守為政云

事無宿諾

魏略孟康為弘農太守見前

不嚴

而治

華漢書劉寬為南陽太守好為諸生講論經義不嚴而治

汲黯卧而治之

漢書

傳云文帝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為為填溝壑不復

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

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補案師古曰顧謂思念也徒但

也重威景丹卧以鎮之東觀漢記云景丹拜弘農太守重也附

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逼近京師不以事務嬰心中但得將軍威重卧以鎮之足矣補

興書都惜為臨淮太不以政事為意王晉書曹省奢從守不以事務嬰心志見上

約事從清儉謝漢書謝夷吾遷鉅鹿太清廉無比華漢書張

堪傳為漁陽太守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吏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

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清廉無比上曰何以為勅顯曰昔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掘之物足富十世而堪

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清名拜顯為魚復長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補

為基

陳留耆舊傳云高慎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為宰守何不為蓄以遺子孫慎曰我之勤苦以清

名為基以二計日受俸

謝漢書王暢拜南陽太守計日受俸不啖魚肉計月受

千石遺之也會稽典錄

五日一炊

謝漢書沈景為河間太守拜為陳脩見前五日一炊二千石妻子不歷官舍五日一

炊

十日一炊

會稽典錄云陳修遷豫章太守十日一炊不然官薪布被覆身

妻子炊爨

續漢書第五倫見上

常食乾飯

謝漢書羊陟計日受俸常食乾飯姑菜

不啖魚肉

謝

善王暢

俸祿取赤米

續漢書第五倫見前

俸盡食醬

桓階別傳曰階為趙

郡太守在郡時俸盡食醬麪上聞之數戲之曰卿家醬頗得成不耶乃詔曰昔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秩宣子守約軍食魚飧而有加梁之賜豈况大魏富有四海棟宇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意也其

賜射鹿師馬死步歸華陽國志云張翕為平郡太守布衣蔬食儉以化民自乘二馬之官

久之一馬死一馬病補車毀不改謝後漢書王賜拜南陽太守羊皮鹿身車毀不

改馬羸船輕載土宣城紀洪矩吳時為廬江太守輕皆以載土唯飲吳

水王晉書鄧脩見前私馬生駒悉以付官王晉書王遜為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

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寬猛俱濟謝漢書陳翔遷定民不

敢欺華後漢書劉寬為南陽太守平心舉民佩其德漢

先賢行狀云陳登為廣陵太守及遷東城太守廣陵吏

民佩其恩德老弱緦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諸卿何患

無令君乎民安其惠華陽國志云張翕遷越雋太守民安其惠在官十年卒百姓好慕送葬者千數

人天子吏民從化東觀漢記歐陽歙遷汝南吏民信向

厚賜之太守推用賢俊吏民從化

後漢書曰伏湛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

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

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民愛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補

樂後漢書云侯霸為臨淮太守吏民愛樂德懷遠人桓階別傳云階為趙郡太守威能震敵德

懷遠人外禦戎狄內卹百姓王晉書云應詹遷南平太守天門武陵並反其州郡奔敗

唯詹獨保一郡外禦戎狄云襁負而至魏志京茂傳云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

間襁負而至晉中興書庾翼除振威將軍轉

者千餘家撫和百姓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

化清於上事緝於下

謝漢書王黨遷汝南太守拔才禮士不敢自專勞於求賢故能化清

於上 囹圄空虛盜賊弭息

謝漢書云虞延為南陽太守廣宣德化勤修政教寬刑宥

盜賊弭息 囹圄空虛

惠澤洽著

汝南先賢傳云應頃為東郡太守惠澤洽著

風化大

行

魏略云顏裴為京兆太守勤厲禮學風化大

城門不開續漢書寇恂為汝南太守城門不開

盜賊不起 狗不夜吠

謝漢書劉寬遷會稽太守自下車狗不夜吠

市無二價謝漢書宋

登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路不拾遺

華漢書任浦拜武都太守路不拾遺 東海大

治

漢書云汲黯為東海太守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淨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卧閣內不

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 上聞召為主爵都尉補

河西改俗

東觀漢記鄧訓拜張掖太守以身率下河

西改俗隣咸稱神明漢書班伯為定襄太守分部收捕郡則之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慄咸稱神

明號為神父華漢書云鮑德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名子

曰任後漢書曰任延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之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

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

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

也多名子男子以廉為名華嶠後漢書曰廉范遷蜀郡太守生子皆以廉為名男

女以宗為名謝漢書宗慶遷長沙太守人多以乏衣食產乳不舉慶切讓三老禁民殺子比年之

間民養子者三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為名到郡晷月增戶萬餘詳未開喻勸導

漏脫自出

蜀志云呂乂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諸葛亮卒之後士卒亡命更

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為尚書補麒麟集

郡境

後漢書曰秦彭轉潁川太守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潁川輒賞賜錢穀恩

寵甚神馬出滇河

東觀漢記云王阜為益州太守神馬出滇河甘露降白鳥見連見瑞應世

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民懷之如父母補

黃龍望府

未詳雁止於中庭謝承

後漢書度國遷日南太守每行縣有雁恒飛翔隨車止國府常在聽事中庭國病卒雁栖於墓前樹上二年乃

去時人

鳩巢於聽事

益部耆舊傳景放為益州太守威恩洽暢有鳩鳥巢於聽事虎

負子渡河

謝漢書劉昆遷弘農太守先是崤駝驛道多虎災行路不通昆為弘農太守有善行虎皆

負子渡河帝鄰郡牽牛入界東觀漢記朱暉遷臨淮太

聞而異之疫而臨淮獨否鄰虎遠渡江後漢書宋均見前蝗飛入海東觀

郡人多牽牛入界馬稜為廣漢太守郡界常有蝗蟲食穀合浦珠還謝漢

稜有威德蝗蟲飛入江海化為魚蝦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食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

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于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

貴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逾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高貨流通稱為猛虎掃跡

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華陽國志趙瑤少有公望瑤始為緱氏袁趙二公相與

書曰趙瑤在緱氏猛虎掃跡百里均耳叔平何難遷扶風太白鳥集王晉書虞浦遷鄴陽太

守

白鳥集

守有白鳥集于庭樹

神爵降

襄陽耆舊傳黃穆為

山陽太守有德政感瑞荊棘除續漢書鮑永為魯郡太守

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

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

補嘉禾集郡境東觀漢記云豆生郡界續漢書寇恂為

豆生於郡界收得十秦彭見上行春隨車致雨謝漢書云理冤甘

雨降澍司馬彪續漢書北海靜王興遷弘農太守縣吏

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

省小過應時甘雨降澍

北堂書鈔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七十六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二十八

太守下一百六十六

殿中受策

漢書蕭育傳云哀帝時南郡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

載育入殿中受策補

常為高第

續漢書鄧晨拜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為冀州高第按唐章懷太

子賢注云中山屬冀州于冀奏課第一績漢書李忠字仲都為丹陽太

州所部郡課常為第一也守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

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年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十四考績第一王隱晉書解修遷瑯邪太守考

績天下為雍州十郡最魏畧云顏斐為京兆太守京兆第一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

穢塞田疇又荒蕪人民飢凍而京兆皆為三河表謝漢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補

魏朗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案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情容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行

至牛渚為三輔最漢書曰尹翁歸為雍右扶風辟東郡自殺補為三輔最用廉平疾迸姦吏常為三輔最

為天下最魏志杜畿拜河東太守而為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

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
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

天下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漢書循吏傳序云宣帝時二
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

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
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岑熙

輿人歌之華嶠後漢書云岑熙為東郡太守招聘隱逸
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

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過之狗吠不驚足
下生麋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

岑君於戲廉范百姓歌之後漢書曰廉范遷蜀郡太守
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

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
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

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百
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補 百

姓作歌

後漢書趙熹遷平原太守於是擢舉義行誅鋤
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

百姓
歌之蜀謠兩日

謝承後漢書云黃昌為蜀郡太守未至
郡時民有謠曰云云案昌為蜀郡太

守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于家遇賊被擄遂流轉入
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

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
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畧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

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為二
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附童歌

兩岐後漢書張堪拜漁陽太守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
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

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民夷稱其德惠魏志云倉慈遷
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嫩煌太守常日

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
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

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歎
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補

詠不容於口

謝漢書蓋勳遷潁川太守民吏歎詠不容於口居郡四年惠愛在

民

王氏家傳云王朗為會稽太守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商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

祀於是除之居郡在郡九年吏民便安魏志胡質為常山太守每軍功

賞賜皆散之於眾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蜀郡為司空華陽國志趙瑤徙蜀郡太守司

司空張溫謂之曰昔第五伯魚徙蜀郡為扶風遷光祿漢書

龔勝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遷去民人

思望

華陽國志李資為巴郡太守時歲必豐稔及資遷去民人思望歌之曰望遠忽不見惆悵常徘徊想

君恩澤深難留誓永懷

吏民惟恐其遷

魏略顏斐為京兆太守斐清已仰奉吏民惟恐其遷

老弱守關上書

漢書魏相為河南太守後有人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

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老小

隨駕涕泣

續漢書耿純為東都太守時發千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下長自殺純坐免以列侯

奉朝請從擊董卓憲道過東郡百姓老願借寇君一年續

書寇恂為潁川太守代朱浮為執金吾潁川盜賊羣起上謂恂曰惟念獨卿能平之耳恂對曰臣願執銳前驅

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乞留侯

君暮年

續漢書侯霸為臨淮太守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

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使民遮道魏畧顏斐遷平原太

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守吏民遮道車不得

行稽十日民吏攀車謝漢書孟百姓唬呼續漢書第五

方得出嘗見上

守坐法徵還百姓老百姓扶車啼泣東觀漢記云賀文

小攀車叩馬唬呼和遷九江太守行

縣持乾糧但就溫而已臨去百姓垂涕送之東觀漢記

日百姓扶車叩馬啼泣隨之張酺為東

郡太守罰斷義勇遷魏刻石頌德華漢書何龔遂形貌

郡太守百姓垂涕送之敞見前

短小漢書龔遂為渤海太守上召見形貌彭寵容貌絕

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

衆東觀漢記彭寵為漁黃昌足心有黑子謝漢書黃許

陽太守容貌絕衆

荆蹠下黑子楚國先賢傳胡紹十八為縣闕下幹見太

守許荆蹠下而笑荆怒紹曰見明府蹠下

有黑子紹亦有之故爾笑荊令鄧攸夢行水邊王晉書鄧攸為

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

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田伯廬君與約列異傳田伯為廬

命盡到府一月不自來見當壞祠唯廬君往見自稱縣民與府君約刻百日當遷大郡願見過後如期果為沛

相公不過于祠常死黃孟擿殺主簿薛琮表云黃孟為日

不豐擿殺主簿黃實貪穢無行襄陽耆舊傳云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

夜行漢書朱買臣拜會稽太守上仕不至二千石安可

比人乎漢書甯成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

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而自以為不

復收乃解脫詐刻傳出闕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

京尹一百六十七

秩二千石

續漢書百官表凡州所監都銀章青綬漢書為京都置尹一人秩二千石

表京兆尹品第三秩二千石銀印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分治京師

漢官詁云武

帝太元元年左內史為左馮翊主爵都尉右內史為右扶風京兆尹治京師以為三輔職皆如郡主爵列侯其

職並鴻臚世祖雒陽改河南為河南尹

景帝分置

漢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秩二千石景帝十一年

分置左

武帝更名

漢書百官表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

遐邇所模

晉起居注武帝咸寧三年詔曰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宜為遐邇所模以導齊之侍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

誠才兼外內明於治化
王晉書庾純傳詔曰
其以恂為河南尹補
四方表則河南京畿大都為四

方之表
中興書云庾純精忠正直
才經治亂其以純為河南尹
四方是營
崔駰河南尹
箴曰茫茫天

區畫冀為京商邑
百郡之首
晉起居注見上
四會所聚
傅子云
翼翼四方是營
傳撮為

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
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
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

聚而茲之所生
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
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
蝦立

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
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
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
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

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
無用異邦人者
蝦各舉其良而
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
其治以德教為本

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
見理識情獄訟不加夏楚而
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薦達
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

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
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補萬國承流崔駰為河南尹箴萬國承

流整頓京師檢御貴戚李卻別傳云鄧騭弟豹為將作大匠河南尹缺豹欲得之上及

騭亦欲用豹難便召拜下詔令公卿舉騭以旨遣人諷
公卿悉舉豹李卻曰司隸河南尹當整頓京師檢御貴

戚今反使親家為之必不可自是公卿皆不舉豹豹竟
不得尹恨公卿不舉對士大夫曰李公寧能不舉豹不舉

我故不得尹邪補宜得望實可以處之語林蘇峻新平溫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尹宜

得望實惟孔君王章奏封事漢書云王章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

章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飲之章奏封
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

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劉隗預機密晉中興書云彭城劉隗出補丹

陽尹雖在外精於吏職

漢書趙廣漢復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

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

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

以得事明於治化

晉起居注見上

正身率下

謝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正身率下

案篤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懼愛三輔咨嗟焉先時陳留邊鳳為京兆

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旌表異行

謝漢書云羊陟遷河南尹

旌表進賢勸功

續漢書百官志凡京都置尹治民事進賢勸功

優賢養人謝漢書云

華崧為河南進用善士

謝漢書云羊陟遷和顏接士漢尹優賢養人進用善士

趙廣漢小大從化續漢書袁安為河南政令甚明
漢書見上

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

所不宜方進心知所為政清整晉中興書太原王祿持謂其後少弛威嚴補為政清整
遷丹陽尹為政清整持

法簡而不犯傳為吏嚴而不殘漢書云雋不疑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

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

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羊陟計日受俸謝漢書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補
羊陟遷

河南尹計日受俸常食乾飯奏開渠以溉田漢書云倪如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補

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禮下士務在於得人心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

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經屬不絕課更以最上勸農桑增戶口謝承後漢書延篤遷京兆尹勸民農桑遂

增戶民有疾病則給醫藥風俗通陳龜遷京兆尹民有疾病則給醫藥常使戶曹巡

行憂官如家卹民如子謝漢書延篤遷京兆尹三轉資

其政教謝漢書云延篤為百里垂拱仰辨魏志云劉靖為河南尹散

騎常侍應璩與靖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

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桑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賑之實加之

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辨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為政類如

此初雖如碎密終

於百姓便之補獄訟不加擾楚

傳瑕見上

未嘗以臧罪鞠

人後漢書曰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人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

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京師肅然朝廷重之補

剪治強宗

謝承漢書

云華嵒為河南尹剪治強宗威名振烈

禁絕豪右

謝漢書云羊陟遷河南尹禁絕豪右囑託書疏

不與搏擊豪強

漢書翟方進見上

威震京師

後漢書云蓋勳拜京兆尹時長安令

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執貪放案得其賊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

師抑強扶弱

魏志云司馬芝為河南尹抑強扶弱私請不行為教於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

吏必不犯也更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

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補抱鼓稀鳴漢書云張敞守京兆尹一

日捕盜賊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由是抱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補發盡行法罰抱音孚擊鼓

推也野王令貪殘李膺殺之後漢書李膺為河南尹執法不撓時張讓弟朔為野

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于合柱中率將吏卒破柱膺取朔付

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補王官吏不下王濟鞭之傳暢晉讚云王濟為河南尹未拜遇

王官吏不下道濟鞭之吏民人人自勵續漢書袁安為河南尹吏十餘年吏民人人自勵

民莫不自勵魏志司馬芝見上吏民敬其威信漢書雋不疑見上吏民

稱不容口漢書趙廣漢為京兆尹日政令清肅吏民稱之不容口百姓便之魏志劉靖

見鄰郡歸之

謝漢書延篤遷京兆尹勸農桑增戶口穀食豐饒鄰郡老少歸之

朝廷重

之

後漢書袁安見上

天子嘉之

漢書張敞見上

北堂書鈔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七十七

唐 虞世南 撰

明 陳禹謨 補註

設官部二十九

郡丞一百六十八

郡尉一百六十九

督郵一百七十

五官一百七十一

功曹一百七十二

吏一百七十三

小吏一百七十四 卒一百七十五

郡丞一百六十八

掌署文書典知倉獄

續漢書百官志云每屬國署丞各一人署文書典知倉獄

黃綬

大冠

漢官儀云四百石丞尉皆黃綬

大冠秩六百石

應劭漢官儀大府秩二千石有丞一人邊

都稱長史皆六百石注云長史衆史之長

任以郡職

謝承後漢書劉平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

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

領太守事

吳志云孫權領會稽太守也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黃

霸當法

漢書黃霸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為丞處議當

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補

劉育見重

劉平見上

桓譚出補

東觀漢記光武議靈臺所

處上謂桓譚曰吾欲識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
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
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陵遲末齒而
解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補陵遲末齒而
佐下蕃陸機表伏見司徒下諫議大夫張暢除當為豫
章內史丞暢才思清敏志節貞勵秉心立操早
有名譽其年時舊比多歷郡守惟暢陵遲末齒而佐下
蕃遂蹈碎濁於暢名實損愚以為宜解舉試以近縣詔
暢既為是人所稱便差代之

郡尉一百六十九

設武備

春秋元命苞云太尉主甲兵漢設武備注曰今時郡尉准此義者也典武職漢書百官

表云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更名都尉羅姦非韋曜

釋名云郡尉云云

督盜賊

續漢書光武帝歷問功臣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勇武可守尉督盜賊

上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至亭長斯可矣

充懸化為石

荊州圖記云澧水南岸有白石立類人形

昔有充懸左尉與零陵論強因相傷害化為此石也

採陵當為神

搜神記云蔣子文自謂死後當

為秣陵尉後至鍾山下賊擊傷遂死吳先主之初故吏見子文乘白馬執白羽曰我當為此地神願告百姓為

立祠當有瑞應也

督郵一百七十

政舉大綱

鍾離意別傳云意為會稽督郵對太守曰夫千里立政但當舉大綱大綱若舉百目自張

矣所舉應法

漢書尹翁歸傳云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覽

令有文者東武者西閭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
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傲不
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
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
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閼孺部汾北翁
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
怨也為耳目謝漢書蔣崇為北海相督郵署徐蒙為功曹遣行縣謂曰相以督郵為耳目者也

為視聽

鍾離意別傳云意為會稽中郎督郵亭長受民酒禮府下記案考之意封記還府不考太守黃

君大怒驛馬召意到對曰督郵受任中部當奉繩千里為視聽云云

文武兼備

漢書尹翁歸見上

以備嚴霜

漢書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為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

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印曰無其
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桴季寶曰其次

文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補按師古云渠讀曰詎詎豈也又云印讀曰仰謂仰頭而對也附 軺車

督郵

謝漢書許慶家貧為郡督郵乘牛車鄉里號曰軺車督郵露車不冠鍾離意別傳汝南黃

謹拜會稽太守署意中部善吏如良鷹東觀漢記云趙勤明達好學介

然特立太守駱珍召署曹吏至掾督郵太守桓虞下車

葉令雍霸及新野令皆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

不問縣事但高談清論以激厲之霸即陳責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

去虞乃歎曰善吏如為州尤最王隱晉書陳頴為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

良鷹下韝即中補為州尤最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補郡縣斂手千寶搜

輔新郡人為郡督郵州事東觀漢記云光武虞延占拜東觀漢記云光武大小必舉郡縣斂手焉東觀漢記云光武

帝母昭靈后園陵在馬時虞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
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園陵樹蔭皆諳其
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還經封
邱城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
咎以為罪在督郵上詔曰以陳馬融博覽序云融長笛賦
留督郵虞延故貸御史罪補馬融博覽序云融既博
覽典雅精覈數術又性好音律能太守奇其才張璠漢
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補太守奇其才張璠漢
之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到界上太守見穆之問
曰君年少為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德穆之曰郡中瞻
仰明公以為非顏淵不敢使迎孔子太守大奇其才問
曰貞婦孝子隱闇未彰言於府穆之曰方今聖化大行
文武未墜於地家有貞婦戶有孝子比屋連棟不
太守可勝記太守歎曰吾非仲尼督郵所謂顏回者也
太守乃賢之

後漢書云鍾離意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
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

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
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闕略遠縣細微
之愆太守甚賢之
遂任以縣事補虞延從駕謝漢書

褚禧稱史

陳留耆舊傳云

褚禧兼部督郵書史

文公不受一食

謝漢書聞人統字文公昔為郡督郵

家貧無馬行則負擔卧則無被連膚皮以自覆不受人一食之饋

孟博減直六十

汝南先賢

傳未詳

五官一百七十一

貴其節行

應瑒集云汝南郡召陵王申為郡五官掾太

守有私財悉委付之家人莫之知也太守卒

申以金銀悉還之為郡股肱

搜神記涼輔為郡五官掾郡枯旱輔祈禱三日無應

人貴其節行云

祝曰輔為郡股肱令天地不格至日中大雨大作抱書投火

謝漢書王威為汝南五官掾太守郭公有罪當懲積薪

怖欲自殺威抱書自投火中而死太守得解其罪積薪

自焚見陳公思歸罪司敗風俗通陳子游斷舌無辭謝

書陳堪仕郡為五官掾府君被詔徵王申買金抱朴子

廷尉堪以五毒加身體斷舌無辭王申買金抱朴子

王申為郡五官掾太守盜各官錢密寄申太守暴亡申

盡買黃金還其家汝南欲以列於先賢畫像抱朴子以

為不闕敞還錢汝南先賢傳平興闕敞為郡五官掾太

宜常後卒亡其孫黃香貧無奴僕後漢書黃香傳云太守

長敞盡還之黃香貧無奴僕後漢書黃香傳云太守

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勤苦張輔懷虎狼之心

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補張輔懷虎狼之心

漢書張輔為安定五
官掾懷虎狼之心

功曹一百七十二

功曹衆吏之師

論衡云功曹衆吏之師虎諸獸之雄

為主吏

漢書蕭何以文母害為沛

主吏掾孟康注云主吏則功曹是也

作朝右

東哲謝功曹牋未詳

委以郡事

東觀漢記趙勤

為太守桓虞功曹委以郡事

光贊本朝

高士傳法真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

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

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

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

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

名可得而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

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

補李業召不詣

華陽國志李業少執志清白太守劉咸慕其名召為功曹十命不詣咸怒欲殺

之業竟入獄咸乃釋之

陳蕃特設榻

後漢書徐穉傳云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

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昨日功曹今為郡將杜畿傳云

畿與衛固少相狎侮固嘗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畿之官

而固為郡功曹張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為郡將

也軍宗資主諾後漢黨錮傳云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為

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成瑨坐嘯見

太守善用士後漢書成瑨為南陽太守善用士

府君貴其名

會稽典錄魏徵仕郡

為功曹府孫紹稱廊廟才吳錄云孫紹北海人為孔融君貴其名

相庾袞疑非常士晉書庾袞傳云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為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

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遂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

袞自取其不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馮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補馮

勤高能後漢馮勤初為太守姚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補岑晊高

才表山松後漢書曰岑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

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臧洪奇士魏志臧洪欲振威嚴聞晊高名請為功曹補臧洪太守張超

請為功曹超兄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畧智數優超超甚

愛之海內奇士也邈任旭真人晉書云任旭幼孤弱兒引見洪與語大異之

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

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

復何言欒巴有道平坐入壁神仙傳云欒巴少而好道哉補

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

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性好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虎乃巴成也補

倫蜀志云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

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

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尚仁義汝南先賢傳云王威為汝

尚仁義南郡功曹陳禪舉善後漢書云陳禪仕郡功曹薛勤拔

賢汝南先賢傳云李壽薦異行謝漢書云許劭進賢才汝南先賢傳云當職

割斷汝南先賢傳云匡政理務拾遺補闕後漢書云不義掃迹後漢書范

滂傳云太守宗資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弟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

與共朝顯薦異姦吏引去魏志云袁渙好清靜舉動必節拙拔幽陋補姦吏引去以禮郡命為功曹郡中姦吏

皆自引當朝正色會稽典錄云魏朗從太守行春寢于閣外感時志激中夜長歎府君朝問

昨歎息者是誰主簿曰書佐魏朗府君由是知朗有凌雲之志轉功曹佐正旦與掾史上朝時功曹吏顧翕被

喪以加朝服朗以喪非臣服翁不敬救卒撤去翁恚而不聽以手毆卒朗右手鳴鼓左手撤喪以聞府君曰朗當朝正色有不撓之節遂退善則稱君惡則稱已陳寔翁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補

陳寔為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乃懷檄請見乞從外署倫從之

于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傳舍倫語衆人曰吾前為中常侍用吏比各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惡則稱已者也聞者莫不歎息補改操飾行後漢許劭

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節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

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清濁異流汝南先賢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補清濁異流傳范滂為

郡功曹陳矯結為親友魏志陳矯傳云太守陳登請矯云云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議

論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
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
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
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
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
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
敬友虞翻待以交友吳志虞翻傳云翻歸孫策復命為
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補

矯補

虞翻

待以交友

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補

子陵清正

三輔決錄第五
子陵清正為郡功曹

幼陵分正

東觀漢記樊
準字幼陵為

郡功曹

衣不周身

華茂為功曹
衣不周身

衣不覆軀

謝漢書周稷
為功曹云云

周章拔佩刀

後漢書曰周章初仕郡功曹時大將軍竇
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

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
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

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
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
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鮑永拔佩刀後漢書曰鮑永署
太守幸免以此重之補
中止傳舍者陳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
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胷乃止後數日王莽詔書果
下捕矯稱者永謝承後漢書云杜詩案詩
由是知名補編署黃堂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
稱圖形明堂邵氏家傳邵疇為會稽
功曹詔郡縣圖形明堂

吏一百七十三

理之所出

賈誼新書吏者理也
理之所出也

福歸於君

鬻子云昔之帝王所以為明者

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
者以其民也功最於吏福歸於君

理乎百揆

楊泉物理
論云吏者

所以助萬民有三勤揚子法言云民有三勤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

吏駢惡善樹德胡子云善為長子孫漢書云武帝之初

三勤也善樹德吏者樹其德長子孫為吏者長子孫

委吏未詳獄吏史記云以千削木為吏漢書云畫地為牢

議不刀筆之吏王傑儒吏論云陂刀筆有勸農之名無

賞罰之實王粲務本論云末世兼人之吏未易得也魏

選舉著巾幘魏武選舉令云聞負青幡論云萬人愛之

驚子云民者至卑者也而使之取吏馬必取所愛故十

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

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之吏選卿相矣補百賈畏之漢書尹

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矣補百賈畏之漢書尹

市吏公廉不受饋百賈畏之石苞販鐵王隱晉書云石苞為縣吏乃販鐵于鄴市鄭玄常

詣學宮

續漢書鄭玄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宮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

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馮良恥在廨役東觀漢記馮良少作

縣吏恥在廨役

小吏一百七十四

幼未有用從容在職

韋昭辨釋名云門下之吏當作翁三綱幼未有用從容在職也

歸文法

漢書云尹翁歸少孤為獄小吏曉習文法

王尊能史書

漢書云王尊少孤歸諸父

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為獄小吏數張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

既畜好刀筆

魏畧曰張既世單家富為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為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

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補許嘉持劍抱火

謝先賢傳云許嘉為孝廉越壇歡語而別袁山松後漢郡小吏常持劍抱火書云吳祐舉

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秀才頓亭指語箋史雍邱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

體王隱晉書云劉官有亭民舉秀才刺史箋久不成官指語箋體然後成秀才語縣令曰劉官公掾之精者

何況為亭民今曹著廬山配女祖台之志怪云建康小吏曹著為廬山使君所

迎配以女婉著意不安屢求請退婉吳龕浮石為妻述

記云武帝小吏吳龕得一浮石取置狀頭化作一女端正與龕為夫妻

卒一百七十五

折薪為廝炊烹為養

史記張耳傳云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

得燕將因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

說燕與趙王載歸如淳注曰廝賤者也韋昭曰折薪為廝炊烹為養開閉灑掃逐捕盜賊

應劭曰舊亭有兩卒一主開閉灑掃一主逐捕盜賊

常生華陰門

列仙傳云穀城鄉平常生者不

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時人以為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頭大呼言平常生在此復云水

雨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懷道隱身

後漢

衣帔革帶後數年復為華陰門卒補

書范式為荊州刺史有友人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僞為新野縣何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

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
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帝學吾蒙國
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不願名器世說云蘇峻亂諸
庾逃散庾冰時為
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
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
塘口籬篠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
船市酒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
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
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
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
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
大舍市奴婢使門內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
智且亦楊方讀五經晉中興書云楊方少好學有異才
初為郡鈴令威儀公事之暇輒讀
達生補
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非搗妻之人
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補

蜀志云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於以履搏其面而後遣棄胡具以琰言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母妻

安能為人使

鄧粲晉記云胡母輔之過河南門下飲酒河南驕王子博

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之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

北堂書鈔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北堂書鈔卷七十八

唐虞世南撰

明陳禹謨補註

設官部三十

縣令一百七十六

罷侯置縣

崔實政論云秦兼天下罷侯置縣

滅陳為縣

史記云周定王時楚莊王滅陳

為諸侯所食曰國公主所食曰邑

漢書百官表云列侯所食曰國皇太后公

主所食漢萬戶以上為令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

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晉千

戶以上為令

晉令云縣千戶以上及五百以上皆為令不滿此為長

從小補大表

其能

崔寔政論云舊制萬戶以上置大縣令以表其能

才堪治民以叅選

晉起居注

太始元年詔曰若縣令有掾屬才堪治民者當以叅選

大邑身之所庇

左傳云子皮欲使尹

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可人之愛也

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也

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

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之其為美錦不亦多乎長史親民之

要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久相習而無苟且崔寔政

百里長史親民之要也

論云建

初中南陽陰意以詔除郎為饒陽長視事二十三年遷壽陽令又十八年相習雖久而無苟且竭誠盡節故能

君臣和睦百姓樂康

治民之職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昔孝宗重治民之職

法令為師

漢書薛宣傳云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為宣言

當清當慎

李康家誡云武帝時有三長史俱來陛辭上曰為長史當清當慎當

為然補

勤修此三者

未更長史不為臺郎

晉起居注云太康八年吏部郎師襲向凱

上言欲使舍人洗馬未更長史不道民以孝續漢書曰

得為臺郎未更吏不得為主尉魯恭為中

牟令導民以孝訓民以禮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恭儉

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補附施其善政新序云

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

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

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

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不

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補

言而治

漢書曰原涉為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補以德化俗後漢

曹褒遷園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人來

入園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

褒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制死刑
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
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煩劇所鍾抱朴子三台
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補煩劇所鍾九列坐而論
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以仁義治續漢書孔
其事逾擾煩劇所鍾其唯百里奮守姑臧

長以仁義治
抑強扶弱

任力者勞任人者佚

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

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
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子賤曰我之謂任人
子之謂任力任力為陳恩德續漢書魯恭為中牟政教
者勞任人者佚補為陳恩德令為陳父母恩德

大行

晉書云賀循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為本不求
課最後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

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
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

循德量遠補才鑒清遠補

政會晉著

汝南先賢傳云袁安為平陵令云云

政化大行

東觀

漢記云賀玄遷鄴令政化大行補

令行風靡

魏畧云時苗為壽春令令行風靡

政有恩

惠百姓懷感

後漢劉平傳云平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

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補

修德清淨百姓以治

漢書陳寔遷太邱長道德齊禮

王晉書云唐彬補鄴令導德齊禮暮月化成

不任刑罰

後漢書曰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

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

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賞不問於是吏民信

服補不行鞭杖魏志司馬朗為堂陽長其治務道不拾遺

續漢書云卓茂為密令數獄無繫囚後漢書劉平見上書佐無

事令讀孝經漢書云王渙為洛陽令吏好遊戲下車公

謁後漢書曰种拂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遊戲

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民悅東觀漢記云鍾離意為堂邑令初到市無屋乃出奉

錢作屋民賣茅竹或持材木爭起趨作不日而成既畢

謂解土祝曰興工役者令也如有禍崇令自當之民皆

大悅民信謝漢書魯不忍欺司馬彪續漢書曰卓茂遷

能則勸口不出惡言勞心憂念吏民知其有莫敢欺後

緩急以恩信待吏吏畏而愛之不忍欺也補

漢

書周紆為博平令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葉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補太守敬以師友

續漢書云孔奮守姑臧令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敬以師

友太守使其兼治

東觀漢記云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循理姦盜

不發郡中殷哀有異政

殷氏家傳云哀為滎陽令學校儀禮濟濟如之民為之歌曰滎

陽令有異政修立學校人

復性令我子弟取訟諍補石崇有能名

王晉書云石崇年二十餘為修

武令有能名

案崇少敏惠勇而有謀父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

附 能得 為州郡最司馬彪續漢書曰牟融舉茂才為豐令

愛之治有異迹 十二郡最 二郡最池陽百姓為立祠焉

州課第一 謝漢書云祭彤除偃師長視事 會課第六 漢

曰蕭育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

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

書佐隨牽育有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

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為三輔第

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補 為一州之首 蜀志云呂乂遷新都

姓稱之為一孔子稱其三善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

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子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肥親察三異

續漢書魯

恭為中年令建初中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清白聞於州郡為龍陽長素有清潔美其治以勵屬縣

之行其妻于月下紡績買紙筆寄清廉訓於百里長沙

之杜絕請謁計日受俸聞於州郡清廉訓於百里著舊

傳贊曰桓龍還魯令明斷朗然獄無停繫安貧樂道內無擔石之儲門絕魚米之饋故清廉訓於百里仁惠洽

於所涖黎元飲其恩沐並清名魏略云沐並為成臯令在位有清名為衆所許

何隨清廉華陽國志云何隨除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土飢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芋

隨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綿在語曰聞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之終不

受因謂語曰安漢吏陳球清高續漢書陳球遷繁陽令清高不動孔奮

清潔後漢書云孔奮守姑臧令是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

脂膏不能以自潤脂膏不潤見上貧無車馬魏志崔林除

徒益辛苦耳補脂膏不潤見上貧無車馬鄒長貧無車

馬單步之官

去留其犢

魏略時苗為壽春令始至乘輿車駕黃犢後歲餘牛生犢及去任留犢與

主簿曰是淮土所生也

妻子親釜竈

東觀云周澤為澠池令奉妻

子食葱韭

續漢書云孔奮守姑臧長素孝供養至勤在姑臧唯母極珍膳妻子飯食葱韭鑿渠

十二

史記曰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所疾苦禁巫祝為河伯娶民之女為婦鑿渠十二灌溉民田到

今皆得水利

起田千頃

益部耆舊傳贊云徐韋除都梁長至縣相地形勢起田千有餘頃穿

渠入河疏道原隰

殷氏家傳哀為滎陽令先時靈雨百姓飢饉哀乃穿渠入河疏導原隰用

致豐年民賴其利

畜乾槩收螢豆

魏略曰楊沛除新鄭號殷溝而頌之

沛課民益畜乾槩收螢豆閒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

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
堪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補卹諸孤哀

喪紀

家語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說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

卹其子其子卹諸孤而哀喪紀孔子補撫百姓如赤子東

漢記曰鍾離意遷堂邑令為政愛利輕刑慎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齎茅

竹或持材木爭起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解土祝曰興工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崇令自當之人皆大悅補

信臣視民如子

漢書曰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令舉高第選上蔡長其治視民如

赤子所居養子曰賈所生

後漢書曰賈彪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

見稱述補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

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
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
所生男名為賈子育男以鄭為字魏志云鄭渾為郤陵令天下未定民
生女名為賈女補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
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
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私粟為飯韓子云季孫相魯瞻所有男女多以鄭為字
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之為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
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
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食之子路怫然
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
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
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
女知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
為愛之也

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邪孔子駕而去魯補鳳凰集境荀氏家貌除太原榆次令為政以德人懷之時有鳳凰集其境內晉武帝下詔褒美太始三年卒吏人如喪親戚為之樹碑其序曰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補鸞鳥集學東觀記云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於學官阜使官掾長沙疊為長雅樂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翺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嘉禾生庭續漢書云魯恭為中年令政有三異蟲不犯境化及鳥獸豎子有仁心河南尹袁安美其治以勵屬縣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即奏上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鳩集廳事華陽國志云景毅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補鳩集廳事為高陵令立文學

以禮讓化民遷太守上封吏守闕請之三年不絕以子
顧師事少府李膺膺誅自免久之拜成都令遷益州太
守上封吏民涕泣送之至沮者七百人白水縣者三百
人值益州亂後米斛千錢穀至恩化暢洽比去米斛八
錢鳩鳥集其廳事孕育而鷹化為鳩暴虎成狸鍾離意
去三府表薦徵拜議郎補鷹化為鳩暴虎成狸鍾離意
意遷東平瑕丘令男子兒直勇悍有力三日一飯十斤
肉五斗米飯便弓弩飛射走獸百不脫一桀悖好犯長
吏意到官召署捕盜掾勅謂之云今昔嘗破三軍之衆
不用尺兵嘗縛暴虎不用尺繩但以良計為之爾掾之
氣勢安若宜慎之因復召直子涉置門下將游徼私出
入寺門無所關白收涉鞭之直走之寺門吐氣大言言
無上下意勅直能為子屈自縛謝令不則鞭殺其子直
果自縛意告曰令前告汝曹縛暴虎不用尺繩汝自視
何如虎自縛邪勅獄械直父子結連其頭對榜之欲死
掾吏陳諫乃貸之由是相率為善所謂上德之政鷹化

為鴟暴虎成狸
此之謂也補

虎即出界

益部耆舊傳云趙瑤為緱氏令到任虎負其子出界虎

皆渡江

續漢書劉平為全椒長先是縣多虎騶獨致雨為害平到政術治民虎皆南渡江去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騶令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騶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彼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書以為不然遣使案行果如言縣獨不雹東觀漢記韓稜為下邳令視事未暮吏民

蝗不入茂陵

續漢書卓茂為茂陵令蝗不入茂陵界蝗不入密界後漢書

為密令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

益部耆舊傳云趙瑤為緱氏令齊戒請雨於虛皇乃自責稽首流血應時天雨大澍

設壇引咎

海內先賢傳云公孫穆為弘農令界有蝗蟲食禾稼設壇引咎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來蝗

蟲頓消人以

坐薪自焚

范曄後漢書云戴封為西華令時郡界有蝗獨不入西華境其

年大旱封坐薪上

王喬精神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鄴令喬有精

神每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子史候望之言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飛來因伏伺

見鳧舉網但得一隻舄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郎屬履也

治有異術生為立碑

范曄後漢書董調除須昌長治有云云

遺愛在民生為立祠

臧榮緒晉書荀勗為安陽

令遺愛

當遷三老願留

漢書云焦延為小黃令以伺候先知奸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利

民當遷三老官屬上

免官百姓涕泣

續漢書曹褒遷陳留圉令愛民救死

為太守馬巖疾惡
免官百姓涕泣

棄官百姓攀車

續漢書劉寵為平陵令以母疾棄官百姓

士女攀車距輪充塞道路
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

隨車號泣

續漢書吳漢為洛陽令病卒百姓哀

痛老小隨車
晝夜號泣

望柩設奠

千寶晉記劉蕃為江夏高新令及卒百姓如喪父母將歸不受

祭吏民往往相聚於路
側望柩設奠酹而哭之

民為立祠

荀氏家傳云荀藐除榆次令卒吏民如喪

親戚為之樹碑

立碑頌德

隋書房彥謙遷長葛令甚有德化百姓號為慈父仁壽中上使使察長吏

能不以謙為天下第一起授郡州司馬吏民號哭相謂
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

德
補圖畫形像

晉書云陸雲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

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
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

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
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
神明郡守害其能屢遣責之雲乃去官遣徒還家應期
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補
而歸謝承後漢書云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
休遣徒繫各使還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歸有囚
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
姓感悅之補案細縣屬汝南郡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
縣西北附放囚還家如期並至曹攄別傳云攄為臨淄令放
牛於野舉賢誅滑道不拾遺卧不閉門皆放牛於野
繫馬道傍益部耆舊傳云羅衡為萬年令路巨先治劇
漢書原涉字巨先大司徒史丹舉能治樂恢剛直續漢
劇為谷口令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

恢除守陽令
在職剛直

王渙履正

續漢書王渙為洛陽令治民履正

楊沛嚴能

魏略

楊沛為鄴令
當官嚴能

朝歌稱神明

後漢書虞詡為朝歌長詡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

接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
帶喪服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貫其

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
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為識有

出市里者吏輒禽之由
是駭散咸稱神明補

上虞謂神明

後漢書曰度尚除上虞長為政嚴峻

明於發摘奸非吏
人謂之神明補

舉縣畏憚

東觀漢記王阜為重泉令治政肅清舉縣畏憚

京

師肅清

又云周行為涇令下車嚴峻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誅鉏姦猾

續漢書祭彤遷襄贛

令時盜賊抄掠到官誅
等賜緡百疋璽書勉勵

鉏姦猾縣界清淨詔書增秩一

在今沂州臨沂補誅鉏姦惡益部耆舊傳羅衡為萬年今

縣南賁音肥補閉門繫牛馬于道不過盤根何以別器續漢書虞詡為

傍曰以屬羅公補遇弔詘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盜賊清靜祭彤盜賊省

減續漢書鮑昱為沘陽長盜賊省減案范漢書昱為

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又東觀記云沘陽人趙堅殺

久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

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

獄解械止宿遂陶潛常醉晉書曰陶潛為彭澤令在縣

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二十畝種秫五

十畝種杭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

束帶見之潛歎曰吾豈能為五斗米折腰晉

拳拳事鄉里小人邪於是掛冠而歸補胡母節酒書

胡母輔之以家貧求試守繁
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
汲黯病歸田里漢書汲黯為滎陽令

黯恥為令稱貢禹免冠遂去漢書貢禹為河南令歲餘疾歸田里以職事少失為府官所責

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解劍帶之益部耆舊傳云趙祥少安可復冠也遂去官好遊俠行部帶劍過亭

長亭長譴之乃歎曰無大志故為賢吏所輕耳于是解劍挂壁曰祥不乘輜重佩綬不復帶劍因之京師詣太

學受業治春秋變行厲操名德遂稱除野王令乃解劍帶之官治官清約以身率下烟火不舉常食乾糲補

挂冠而去晉書陶潛見上中年股肱說苑云晉平公問趙武曰

肩髀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邢子可公曰邢子非子之讐邪對曰私讐不入公門又問

曰中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多修家具晉書王

子可故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補述家貧

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此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于昔始為當時梁車以不慈免韓子云梁車新為鄴令其姊所歎補

而入車遂別其足趙成侯以尹敏以倉漏免續漢書尹敏為長陵令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補尹敏以倉漏免續漢書尹敏為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于敏敏坐繫免官及出嘆曰瘠瘠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為察察而過斯患乎補

北堂書鈔卷七十八